

而彼投機者，則已

林樹森將實現「香港去」

上海紅毛老帥——天任王爺，這幾年功夫，他三個兒子可真「一天往上海，這當然是林樹森自願玩，能够抓得住觀衆的好處，不過文章又得這麼弄，要是林樹森前幾年不向外埠文章進款，仍舊留在上海，那末林樹森的地位，未必能取得這樣快，比前的一下開碼頭關防是轉得交際有道理，現今林樹森在上海日子了，又有兩三三年了，他要向外埠活動，不過日下的外債關口出錯，實在沒有多動，稍靠得住點錢，祇有「香港去」一條路。林樹森的「香港去」，他去不久，這裏本報也曾刊過他「香港去」的消息，內謂林樹森發給治的粵份銀號先立：在最近又有信息來電，雖詳略不一，但和林樹森說，又有些生鬼眼，也不成問題。因林在粵亂界中，頗有地位，所以林樹森對這條路，踴躍心甚，到香港去，已經派了他數個門辦者，到香港去和聲望久經流傳的林君上等會商，對於實行該辦事的外來，大概已極率領林樹森，動身「香港去」入，他那個時候，也許在九月份了。（方）

形，構成之近於戰事情形一類之影片，公映於各大影戲院時，觀衆亦恐仍被提獎券子之作品，不放值在假扮，以致營業大受影響。雷寧之然，誠可謂罪大惡極矣。然彼被控者之惡念熾興，使人防不胜防，如蒙

◆清末查

(二十一)

其五卜匪突染命僕窮，不得己棄家而逃，主僕俱逃，玉燕池樂年久，琉璃園樂年久，其難已不知其知，近來路，不能容許抵押，淞龍官爲同黨，將三海島，聚衆盜竊，而各人，三不抵抗，經營商船，還要齊因共害，因白物乘人民常受困其害。

雖不加快腳步，只得跟着靜珠照

王熙春之打泡預備

昨日爲王熙春首日打泡，黃座是正滿堂。畢竟王熙春／有嚇富兩頭也。聞王打泡日票子，須在第十一號，故今欲購大價之票，須在極貴之處。王昨當王堂春演戲出帳，極爲美滿。然自昨台上空氣，爲緊張起見，於合道口，宛若有戒備者，不用而趨云。

小說談

(三) 錦

雙玉燕 田東元劇：因洪養廉與李忠赴之。至朝日收買金銀，通賄吏部書院，遂起衝突，繼之毒打。官無所轄，無奈，李玉以祖母玉燕求救，即傳召以玉燕進謁。對皇上以維護玉燕家祖傳已失之玉璽離案，對皇上以維護玉燕家祖傳已失之火災，能避火之災，無償賞也。然於案時地方官一趙桂生，一玉燕爲一供盜名聲所害，權奸作祟，陷害叛逆，並奪官捉拿，因而逃入不擒虎藏羞娘家，二不搶清廉官府，遠方貿易，貨真價實，因此說名三不搶，有時節，空閑揚州也有群賊之方惡霸。又曾爲大官，空閑揚州也有群賊之一。

去；我們信以為真

華維翰完全是「唐村」，於是人人向輩族廣福挑撥。竟說：「唐村」就定嫁才了，人喊聲震動三鄉八里打出手。輩族廣福不分是非口，就火氣上來了，對人揚言，就在這個時間內發動，我們聽了這風消息之後，不免有些憂慮，可是表示非常鎮靜，你們說呢？」

我們是要教輩族廣福，你倒底認識字不認識字？如果你是不識字的，那末「唐村」兩字，應怎樣解釋，你就該知道。如果你不認識字，那麼何必看報，豈不多此一舉，要是你看的程度得不到話，那麼俗界聯合會出笑話。

我應該打聽打聽，我們辦這份報，是不是有人看過，你去配不配請你老實告訴我們，你不是上了人家當，這事是不是有人在挑撥是非非，挑撥離間，你可以說出來，我們可以查，我們因為好奇，拿諸君的面面而交，以及共舞台的營業來欺騙，我們已經忍耐好久，可是不要以爲我們小兒小孫，就認爲懦弱好欺，然而最可惜的，既有這般朋友，何不從前趕去。

此外，我們自己也要整頓，我們對於任何團體同行同志，都毫無惡感，這就是說脫離過一次，所以說小公莊社會的立場，以盡與倫相執，可知不能脫離過一次，一秉親紅紙官的立場，以盡與倫相執，這就可說脫離過一次，所以說小公莊社會，說不好也有幾種，只要在玩弄兒上面功夫、將來自然有公論的。我們也打探明白，某某等幾個個人，你心裏想什麼，你心裏想什麼，跟我他們鬥，我是好惹的！你看他與敵派幹什麼化樣出來那時管叫他知道我們是

專營外幣買賣
 英美金鎊金票
 中外公債股票
 法郎票香港票
 各國金銀貨幣
 票洋赤金紋銀
 中外鈔票市價
 準確手續簡捷
 歡迎誠竭顧賜蒙如

四九三六九：話電

司公 無線電 陸大

理修 造製

電線無等上

◀上送即立知通電來

◀廉低費取 用保責負 靠可速達

保暖二十四小時
藏凍九十六小時
美價廉：到處風行
居旅行：不可不備
本公司各百貨商店均有出售

肉王
大王
電話購價 隨接隨送
泰平東平路十號

小書的彈詞家，
精式的人妖嗎？
光裕社中的隨

[illegible]

寓，初識南京名票「高華

[illegible]

今日之事，愛文娟適足以

功了，據說前生是說得他何先生王敦做佛主，後半部乃是無端自誤。現在評話果裏，要水滸說得好些人字，真是——

李伯謙，他自己已祖傳楊力武，功夫不說得重，說是傳人，傳徒，好像像，祇有自己祖傳楊力武，旁人搶他不得，祇是傳了市面，上說楊力武，祇一個多一個，因此現在有講去，祇能才徒弟，傳

沈俊安薛小蘭，以前真是風頭出足，隨便得人家書場，有他，一對雙蓮在裏面，終是三百客，目下也是，隨便得人家書場，上載，至多也祇有一百多了，往下去，他們一對雙蓮，是要那個的了。

大郎又以文娟之事，不卽以需言觀我，乃公孫文娟，祇在並未就藝壽戲，乃今反請我壽戲，正見大郎之居心，我實不堪聞！大郎初欲娶我，我一塊肉，而欲以不理會我爲對付，然終是，我終以忍不生氣，又來同我壽戲，我願娶文娟，或者是我嫌他什麼人，否則大郎何以如此肉痛，比他他諸公來得兒兒親些。

白雪灘墨

(二五)

白雲

聞文娟每逢星期三六日夕登堂，且將本月之枝，都行歡喜，我錢息請公孫之爭起見，決於出期，一說文娟，再說時代，曉得觀元次日之說文娟，再說時代，究竟如何，我多過多些，並一試我之耳目，不香聲香，異於常人，必當平心靜氣，就此事之出發點，以最嚴正立場，詳請之說，文娟之說，某君在在本報館讀大郎原稿，爲戲

在聽說他吃定了一個女人，
伯的水滸，前半部還可聽聽

又文以文娟之事，不卽以需
且將歷月之枝節暫行歇去。我後
息諒公謂之爭起見，決於前次大
一說文，再赴時代館觀覽。此次
一說文，研究究竟如何？
月進步少些，並一試我的耳目。
否聲響異於他入，必當平心靜氣
就此事之出發點，以最嚴正之
立論。諸君在報本館讀大郎房爲

武，却多一個，因此現在有辦法，從他手裏，面
安蘇小郎，以前只是風頭出足，隨便那裏說得來，上載了，對
內而，終是三百客，目下出來，便等得太長遠了，上載了，對
有一百多了，往下去，他們一對雙雄，是要那個的了。

白雪灘墨
(二五)
白雪

人，以為是比較好——冰霜

的，也是一個尋常的交際，便把契約周圍圍住，任意胡弄了家小。這就以非常流利的英語，對彼妻大兵，調戲的大加斥責，且在讓若

後台人語
看了台上的藝術，發出一種難言的評論，這裏看客應有的權利；查戲裏人也許可以多一句廢話，祇要是站

此輩法上，真是開得不耐煩，我想如人恐此舉不至玩到白，既然有此心，何不直去戰場為大國特賽，則我可向在報章上談幾段短促的唱戲，否則我當飲一桶口酒，來得安穩的唱歌，能多幾工錢，多學點兒，多得些包銀，這是楊蘭亭意見，聞悅友聯合會主席，很懂禮貌，很知道歡喜各節體面的人是不肯，再加加以制止，整頓台界紀律，功莫大焉！

又以文娟之事，不卹以累諸公捧文娟，病在並未就

此肉痛，比其他諸公來得

大郎的什麼人，否則大

立場，詳細論列，登文媚處

某君昨在本報館讀大郎底

乃今反置我造口孽，正

日之說，再誌其時觀見，

一說文媚之謬事，究竟如

月進步多少，並一試我之

否香艷，異於他人，必當

就其藝術之出發點，以嚴

立場，詳細論列，登文媚

某君昨在本報館讀大郎

聞文姐每逢星期三六日夕登
將於本月之杪暫行歇夏我

公權之爭起見，決於星期
晚，再赴時代劇場觀光一次，
文娟之藝事，究竟如何，比上
少多少，並一試我之耳目，最
奇，異於他人，必當平心靜氣
共藝事之出發點，以最嚴正之
詳細論列，望文娟勉之。

理 事 公 司 公 興 昌

登 爾 卡

二 一 六 四
角 元 元 角 角

律 一 夜 日

冷 熱 開 閉 時
夜 間 一 時
日 間 一 時

五 富 克 龍
五 話 路 馬
三 號 口 派

價 座 登 調

〈 戲 友 天 下 〉

劉 劍 子 王 子 于 誠 勇

女 嬌 旦 華 照 蘭 素 錦 芳

魁 童 戲 民 春 芳 邵 雲 瑛

劉 子 宗 謙 文 宗 謙 漢

黃 本 二 頭 黨 雲 打 撈 強 虎

樓 鶴 紅 蝦 寇 寇

（ 今 天 起 始 ）

（ 歡 迎 定 座 ）

★ 今 天 日 戲 畢

昌 科